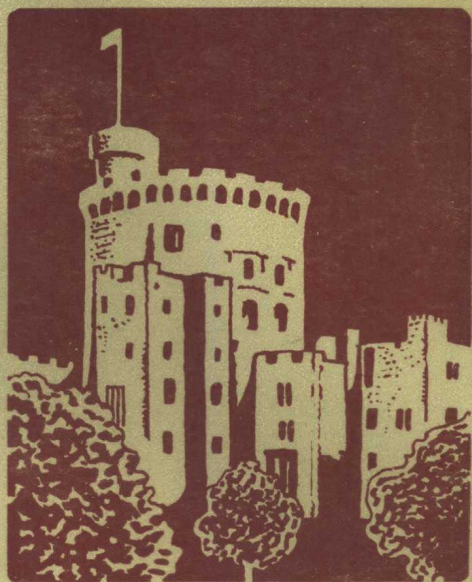


英宮逸事

〔英〕 维多利亚·霍尔特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英 宫 逸 事

〔英〕维多利亚·霍尔特 著

赖秋云 刘英芳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Victoria Holt
My Enemy the Queen
COLLINS, London, 1978
根据英国科林斯出版公司 1978 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丁 品

英 宫 逸 事
[英] 维多利亚·霍尔特 著
赖秋云 刘英芳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21号)

北京印刷二厂排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6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3.75 字数：300,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000

书号：17003·1077 定价：1.65元

内 容 提 要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内忧外患交加。国内的新教和旧教之争方兴未艾，国外的强敌西班牙和法国虎视眈眈。本书的故事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伊丽莎白一世与自己的表亲莱蒂斯同时爱上了莱斯特伯爵，但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决心终身不嫁。莱斯特伯爵则野心勃勃，力图通过与女王结婚登上英王宝座，同时又对莱蒂斯的美貌垂涎三尺。于是，他们三人之间波澜迭起，演出了一幕幕角逐争斗的闹剧。本书从侧面描述了伊丽莎白如何利用矛盾，施展女人外交，既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又牵制了强大的西班牙和法国统治者，使英国国威大振。本书还刻画了英国王公贵族的尔虞我诈，暴露了他们的荒淫生活。

作者维多利亚·霍尔特(原名艾莉诺·伯福德·希伯特)是英国著名的畅销小说作家，现已撰写了100余部小说。本书是她的一部历史小说，书中的主要线索是有史料根据的。

目 录

第 一 章	德雷顿·巴西特府的老夫人·····	1
第 二 章	流亡·····	6
第 三 章	王室丑闻·····	20
第 四 章	第一次邂逅·····	47
第 五 章	被逐出宫门的岁月·····	95
第 六 章	凯尼尔沃思·····	117
第 七 章	私情败露·····	160
第 八 章	莱斯特伯爵夫人·····	193
第 九 章	告密·····	226
第 十 章	青蛙王子·····	245
第十一章	“莱斯特的共和国”·····	270
第十二章	海外历险·····	293
第十三章	胜利的英国·····	328
第十四章	莱斯特之死·····	347
第十五章	埃塞克斯·····	363
第十六章	走向断头台·····	385
第十七章	德雷顿·巴西特府的老夫人·····	425

第 一 章

德雷顿·巴西特府的老夫人

毋怨我琴！我琴激扬，
抒我衷肠；
彼乃木石，
何知何识，
新声之兴，
出于我心；
歌诚刺耳，
诉汝携贰，
毋怨我琴。

——托马斯·怀亚特爵士
(1503—1542)

现在我不再出入宫廷了。眼下就住在德雷顿·巴西特府。如今我已经成了一个老太婆。年岁大了，可以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回忆往事了。人们都在说：“夫人如今还活着。她有多大年纪了？能活到这把年纪的人真不多见啊。看来这位夫人会长命百岁了。”

有时候我自己也有这种想法。现在活着的人们中，还有几个能记得1558年11月里的那一天呢？那天，玛丽女王——

人们习惯称她为“血腥的玛丽”——驾崩了。这件事除了给她的少数拥戴者带来某些恐惧之外，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大的悲痛。又有多少人还能记得我的亲戚伊丽莎白是何时向全国宣布继承王位的？可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往事历历在目。我们当时正住在德国，我父亲认为，玛丽当了女王，还是逃离这个国家为好，因为对于那些由于出身和宗教方面的原因而希望伊丽莎白上台的人来说可能有生命危险。

我的父亲是一位笃信宗教的人。他把我们全家召集在一起，让我们向上帝谢恩。再说，我的母亲还是伊丽莎白的表姐——毫无疑问，伊丽莎白这个新王朝对我们一家将大有好处。

那时我刚刚17岁。我听到过不少有关伊丽莎白和她的母亲安妮·博林王后的传闻。由于我的外祖母玛丽·博林是安妮的亲姐妹，这位才华横溢而又娇艳动人的安妮的轶事就成了我们家庭传奇故事的一部分。我第一次见到伊丽莎白时，就意识到她也具有这种才华横溢的特点——虽然与她母亲的表现形式不同。当然伊丽莎白还具有别的品质。她聪明过人，决不至于遭受砍头之苦。她从小就显露出一种明哲保身的才能。不过，尽管她打扮得花枝招展，浑身珠光宝气，并善于卖弄风骚，但却缺少她母亲那种对女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魅力。而我的外祖母玛丽·博林则颇具此种魅力——她很有见地，只当国王的情妇，而不奢望位尊九五，黄袍加身。坦率地说，我本人也从外祖母那里继承了这种魅力。伊丽莎白也发现了这一点——什么也瞒不过她——因此，她对我恨之人骨。

刚刚登基时，她循循向善，广施仁政。我不得不承认，后来她也是竭力这样做的。伊丽莎白一生中热恋的就是她的

王冠。不过，有时她也愿意轻松一下，玩一玩。比如，她喜欢玩火。在上台的第一年，有一次她玩火烧伤了，而且伤得还挺厉害，我相信她下决心此后再也不玩火了。对于她一生中最亲的“爱人”——那顶辉煌灿烂的王冠，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她是始终如一坚贞不渝的。

即使在我同罗伯特缱绻缠绵的时刻——这种时候是很多的——我也往往按捺不住，少不得以此事讥讽他一番。他会气得暴跳如雷。可我心里很得意，因为我明白，除了那顶王冠之外，他更需要的是我而不是她。

我们三个人碰在一起，这是对命运的挑战。那两位是主宰宫廷的最令人敬畏的堂皇人物，而我，这个三角关系中的第三者则往往被搁在一边，只是他们生活中的陪衬，但我绝不善罢甘休，我想方设法使得他们没法忘记我的存在。伊丽莎白也想把我完全摒之门外，可她一直力不从心。久而久之，在当时的朝廷上下，我成了女王最仇视的人物，因为没有一个女人比我更能勾起她那压倒一切的嫉妒心理。她需要罗伯特，可罗伯特成了我的……而且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我们三个人心里都明白，尽管她有把王位让给他的可能——他对王冠的渴求和垂涎与女王本人不相上下——然而只有我才是他所需要的女人。

我常常在睡梦中回到那逝去的岁月，我激动得浑身战栗不已，我甚至忘记自己已经年迈力衰，还想同罗伯特重蹈情场，同伊丽莎白再较量一番。

可是，他们都早已长眠地府了，只有我一个人还活在世上。

现在，回首往事是我的唯一安慰。当昔日的生活重现在我的眼前时，有时我甚至怀疑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我的主观幻

想，有多少才是真人实事。

我已经改过自新了——现在我是采邑的贵族夫人。有过我这种经历的人往往愿意去做修女。她们在修道院里忏悔，每天祷告20遍，请求获得宽恕，希望这最后的虔诚能使她们在天堂得到一席栖身之地。我已献身于慈善事业。我是一位仁慈慷慨的夫人，生过许多孩子，但他们都先后去世了，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我现在想到应该把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原本本地写出来，这是怀念过去的最好方法。

我力求诚实，只有这样才能重温昔日的生活。我要把我们的本来面目如实地记录下来。这是一桩非同寻常的三角恋爱关系，因为它涉及到两个显赫一时的人物，其显赫耀眼程度往往使人看不清真相。而我本人也在那个三角中。我对他们是那样的重要——尽管他们权力无边——就象他们对我来说不可缺少一样。

多么强烈的感情冲击着那个三角：罗伯特爱我，这使我成了女王的情敌；女王对我恨之入骨，这是出于妒嫉，还因为她意识到，只有我才能使罗伯特快活，而她却永远做不到；还有她大发雷霆的那些场合，这从来没有使女王忘掉自己地位的优越。她十分讨厌我以至连我的名字她都不愿提，只是憎恨地称我为：那只“母狼”。有些人并不是由于看不起我，而是为了讨女王的欢心，也跟着鹦鹉学舌。然而是我——也只有我——在所有女子中，惹起了女王最大的妒嫉，使女王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反过来，她对我也是如此。我们俩一直处于敌对的状态中，而她总是处于优势。她以自己的权力来对付我的美色。而罗伯特是这样一个人，他朝三暮四，在我们俩之间犹疑不定。

也许她赢了。谁能这样说呢？有时候我也说不准。我从

她那里把他争了过来，后来她又把他从我身边夺了回去——结果死亡欺骗了我们俩。

女王对我进行了报复，手段极为毒辣。现在我老了，可是我还有一股激情，我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希望我能如实地回顾当时发生的情形。我要把有关我自己、有关女王以及有关我和女王同时热爱过的两个男人的真情如实地写下来。

第二章

流 亡

当城里到处是绞架，公共建筑内布满了王国的英勇男儿们的头颅时，伊丽莎白公主（看来她也在劫难逃）正卧病住在七、八英里之外的地方，她周身红肿，面黄肌瘦，人们都认为她必死无疑。

——法国大使安托万·德·诺伊斯在怀亚特叛乱期间关于伊丽莎白“常爱闹的”一种病的评论。

我出生于1541年，也就是伊丽莎白的母亲被处死的五年之后。伊丽莎白当时已经八岁。那也是国王同我的另一个亲戚凯瑟琳·霍华德结婚后的第二年，这个可怜的姑娘在第二年就遭到了安妮·博林同样的厄运，根据国王的命令杀了头。

我在受洗时，按照祖母的名字，取名为莱蒂希亚，可人们习惯地叫我莱蒂斯。我们家人口很多，我有七个兄弟和三个姐妹。父母对我们十分宠爱，当然有时候也很严厉，他们常说严厉些对我们有好处。

我的童年是在罗瑟费尔德·格雷斯的乡下度过的。那座庄园是我出生前三年国王为了表彰父亲的忠心耿耿而赏赐给

他的。国王陛下有一个习惯，只要他看上哪座庄园，就非要占为己有不可——汉普顿宫就是国王贪得无厌的鲜明例证——而罗瑟费尔德·格雷斯庄园原是国王的，赐给我父亲以后，他能长期确认这座庄园是我父亲的财产，对我们来说实在是莫大的安慰。

父亲常常出入宫廷，为国王效尽犬马之劳。母亲却很少进宫，这很可能是由于她和国王的第二位王后是近亲，母亲的出现会勾起国王一些不愉快的回忆。而且当时也不能想象博林家族的任何成员会受到国王的欢迎。因此，我们在乡下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而且孩提时代的我也很安于现状，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才逐渐变得不安分起来，并且急于逃避这种生活。

在教室里，功课简直没完没了。教室的窗户是用铅条固定的，窗座很深，里面摆着一张长桌，我们就趴在上面做功课，这是一件令人伤脑筋的事。母亲常常到教室来看我们听老师讲课，翻翻我们的课本，听听老师的汇报。假如发现我们成绩不好，或很一般，她就会把我们叫到日光浴室，一边让我们做针线活，一边对我们训话，说受教育对我们这种人家是如何如何的重要。男孩子们没有和我们一起上学。按照当时的习惯，他们要到豪门望族的府上受一个时期的教育，然后再到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深造。那时亨利已经离开了家，威廉、爱德华、罗伯特、理查德和弗朗西斯还太年轻，而托马斯还在襁褓中。

我和我的姐妹塞西莉亚、凯瑟琳、安妮就是从那些训话中了解到伊丽莎白的一些情况。“我的表妹，”母亲颇为自豪地对我们说，伊丽莎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五岁时，她就差不多精通拉丁文了，除了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意大利语之

外，她讲希腊语就象讲英语一样熟练。她与诺利斯家的姐妹们是多么不同啊！她们对学习总是心不在焉，该集中精力读书的时候，她们却东张西望。她们的老师也毫无办法，只好到她们的母亲跟前抱怨，说她们既顽劣不堪又粗心大意。

我是有名的心直口快的姑娘，我当时脱口而出，“听起来，伊丽莎白这个人真呆。我敢说，如果她真的精通拉丁文，又懂那么多别的语言的话，其他的事情她肯定一无所知。”

“不许你再这样说伊丽莎白小姐！”我母亲喊道。“她是谁，你知道吗？”

“你不是常跟我们说，她是国王和安妮·博林王后的女儿吗？你已经给我们讲过不止一次啦。”

“你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吗？她是皇族的血统，有朝一日她很可能会当上女王的！”

我们用心地听着，因为母亲讲着讲着就往往忘记把我们叫到日光浴室来的目的，而谈起她的童年生活。这当然要比听读书如何如何重要的训话有趣得多，而且当她讲得津津有味时，往往不会注意到我们早已放下了手中的针线活。

当时我们是多么年轻！多么天真无邪！我在六岁的时候便开始懂事了。那正是老国王统治的末期。

母亲闭口不谈时政，因为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她对我们讲的全是她幼年时期由家人领着到赫维尔城堡去看望她的外祖父母那一类显贵荣耀的事。当时博林家族地位显赫，兴旺发达。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家族里出了一个王后。

“我见过安妮一、两次，”母亲说，“我永远也忘不了她。那时她身上有一种粗犷豪放的气质。那是在伊丽莎白出生之后，她很想生一个儿子，因为当时只有生一个男性继承人，才能保住她的性命。我的舅舅乔治那时也住在赫维尔，他是我

平生所见到的最英俊的美男子之一……”说到这里，她的语调带着悲哀。我们不再催促她讲有关乔治舅舅的故事。我们知道，这时提出这种要求，势必中断母亲的叙述。同时她也会明白过来，想起她讲的这些事情是我们这些毛孩子根本无法理解的。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位漂亮的乔治舅舅被控告同他妹妹安妮犯了乱伦罪，与她同时被处死刑。毫无疑问，那只是一种诬告，因为国王为了同简·西摩结婚，非先除掉安妮不可。

我常常对妹妹塞西莉亚说，出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别有意味。我们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死亡这种东西了。孩子们——尤其是处于我们这种地位的孩子们根本不把死亡放在心上。当你望着这个家庭成员的画像时，人们会对你说“这一个掉了脑袋。他与国王发生过争执。”实际上，他们脖子上的脑袋都是朝不保夕的，这是生活的现实。

但是，就是在这间日光浴室里，母亲让我们重新看到了赫维尔城堡。那里有一条护城河，有一扇吊门，还有庭院，有国王用御膳的大厅，还有一条长长的画廊，那是国王和我们那位有名的亲戚、美艳动人的安妮王后谈情说爱的地方。母亲经常唱一些过去在王宫的行吟诗人中流行的歌曲——有些是国王亲自谱写的。她漫不经心地弹着诗琴，回想起博林家族那段短暂而辉煌的光荣历史，这时，她的眼里会放射出自豪的光芒。

现在，我的外曾祖父托马斯·博林长眠在赫维尔教堂里。不过外祖母玛丽却常来看望我们，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她。有时你简直想象不到她居然做过国王的情妇。她说不上有多美，但是我在前面已经提过，她具有某种气质，并将这种气质遗传给我。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具有这种气质，感到非常

高兴，因为我知道，它将给我带来我所期望的好处。这种气质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它是一种让异性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在我的外祖母玛丽身上表现为温柔，容易就范，而我却不一样。我工于心计，会权衡利弊得失。但我们同样都具有那种气质。

后来，我们在格林威治比武会上获悉，在五月的一个悲惨的日子里，安妮同她哥哥和别的一些朋友一道被送进了伦敦塔。从那以后，安妮就没有再露面，直到被送上断头台。我们知道国王很快就同简·西摩结了婚并生下了爱德华。爱德华是国王唯一的嫡子，于1547年继承了王位。

可怜的简·西摩在分娩时去世，没能享受到弄璋的喜悦。但是小王子却活下来，成了国家的希望。接下来是国王同克利夫斯的安妮的一段露水姻缘，这桩婚事仓猝解除后，国王又同凯瑟琳·霍华德结了婚，同样，这桩婚事注定了她的厄运。只有国王最后一个妻子凯瑟琳·帕尔幸免于难。据说，本来她也会重蹈安妮·博林和凯瑟琳·霍华德所走过的老路，但她精心周到地侍奉国王，国王腿上的疮又是那么疼痛难熬，而且，国王已经上了年纪，无力继续贪恋女色。

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王朝——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这位年轻的国王登基时才十岁——比我大不了多少，而我们的楷模伊丽莎白则比他大四岁。记得父亲还到罗瑟费尔德·格雷斯来过，对时事的转变十分高兴。年轻国王的舅舅爱德华·西摩成为王朝摄政，册封为萨默塞特公爵。这位举足轻重、大权在握的绅士是位新教徒，他肯定会向他的年轻的外甥灌输新教思想。

父亲也越来越倾向于新教。他跟母亲讲过，这个国家——碰巧也是诺利斯家族——可能遭受的最大灾难莫过于信仰天

主教的玛丽公主登上王位。玛丽是亨利国王同阿拉贡的凯瑟琳王后的大女儿。

“那时，”父亲预言道，“断头台将沾满英国善良男女的鲜血。在西班牙盛行的可怕的宗教法庭将传入这个国家。因此新王登基是上帝赏赐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上帝，祈求他保佑爱德华六世江山永固。”

于是我们全家对上帝顶礼膜拜——我早就感到，我们家这种顶礼膜拜太过分了——父亲感谢上帝对英国的仁慈，祈求他继续关照这个国家，特别是诺利斯家族。

在头几年里，生活还象往常一样，我们过着乡村绅士的生活，孩子们则继续读书。我们家有一种传统习惯，那就是女孩子也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尤其注重音乐和舞蹈方面的训练。我们学弹诗琴和拨弦古钢琴。每逢宫廷时兴一种新舞蹈，我们也要把它学会。父母决心让我们作好随时应召入宫的一切准备。我们常常在画廊里唱情歌，演习乐器。

我们通常是11点在大厅里吃饭，有客人的时候中饭往往延续到午后三点，这时，~~人们的谈话往往~~使我听得出神。因为在年轻的爱德华统治时期，~~我正在迅速成长~~，对于罗瑟费尔德·格雷斯外面发生的事情兴趣越来越大。晚饭一般从六点开始。饭菜总是很丰盛的，~~而且~~总有一种令人兴奋的气氛，因为我家常来不~~乏~~之客。象处在~~我们这种地位的大多数人家一样~~，我们家是开~~门~~结客的，~~因为~~父亲不愿意别人觉得我们家摆不起这种殷勤好客的排场。餐桌上有大片大片的牛肉、羊肉，用我们从花园里采来的香料制成的各种各样的肉馅饼以及加了调味汁的鹿肉和鱼，此外还有蜜饯、杏仁饼、姜饼和糖面包等等，剩下的食品给佣人们吃，而且在大门口总是有一些乞丐。母亲常说，自从亨利王解散了那些修道院

之后，地方上的乞丐简直成千倍地增加。

在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中，我们这些孩子总是兴致勃勃地参加化装演出，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最激动人心的是看谁能从大蛋糕里找到那块银币。那块大蛋糕是专门为主显节之夜做的。谁找到那块银币，谁就是当天的国王或者女王。我们还天真地认为生活会永远这样美好。

当然，如果我们聪明一点、用心一点，就该看出一些不祥之兆。我们的父母已经看出这一点，难怪父亲终日愁眉不展。国王体质很弱，一旦他有什么三长两短，继承王位的将是我们最害怕的那个玛丽，而且为此事担忧的又岂止我们一家。当时这个国度里最有权势的人与父亲持有同样的见解。这人就是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他实际上已使自己成了英国的实权统治者。倘若玛丽登上王位，达德利的末日也就到了。可是他既不愿在狱中了此残生，也不想受斧钺之苦，他在处心积虑地谋划对策。

听见父母谈论此事，我清楚地知道他们都忧心忡忡。父亲实质上是个遵纪守法的正人君子，他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会说玛丽是真正的主位继承人。此事非同小可，因为如果玛丽是合法的继承人，那么伊丽莎白就不可能是合法的。当时，国王急于同安妮·博林结婚，宣布他同玛丽的母亲阿拉贡的凯瑟琳20多年的婚姻为非法，就这样，安妮·博林取代了玛丽的母亲当了王后。很明显，如果国王同凯瑟琳的婚姻是合法的话，那么他与安妮·博林的婚姻就是非法的，而安妮的孩子伊丽莎白就是个私生子。我的家庭出于对博林的忠诚以及自身的利害关系，自然认为国王的第一次婚姻是非法的。可是我父亲为人正直，凡事很讲道理，我想，终有一天他会不得不承认伊丽莎白才是非法的。